



军事记者
一线出击

·98

中国大抗洪

现场采写 / 全景式报告文学

乔林生 程文胜 / 著

解放军出版社

’98 中国大抗洪

乔林生 程文胜 著

中国大抗洪

(京)新登字 12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98 中国大抗洪/乔林生、程文胜著。 - 北京:长征出版社,
1998.10

ISBN 7-80015-485-8

I . '9… II . ①乔… ②程… III . 报告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5574 号

长征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阜外大街 34 号;邮编:100832)

北京金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11.75 印张 2 插页

284 千字 印数:1-6200

定价:20.80 元



作者乔林生(左)在采访途中

乔林生，军旅记者；陕西子洲人，1956年12月出生，1973年12月入伍，曾在青海、甘肃等地服役；1978年开始发表诗歌，1983年5月调入解放军报社工作至今；著有纪实文学作品集《军人感情世界大写真》、《军旅人生》等，是首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等十几项新闻作品奖的获得者。



作者程文胜(中)在白沙滩采访

程文胜，青年作家；湖北随州人，1968年5月出生。1988年11月入伍，后毕业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1985年开始采写新闻和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无处流浪》、《民兵连长》等10部，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闻等百余篇，计80余万字。现为总参某部政治部干事。

目 录

第一章 洪水来了	(2)
母亲河发怒	(2)
历史性的灾难	(6)
泽国一瞥	(9)
工作组的报告	(12)
中国军人大行动	(14)
第二章 荆江啊,荆江	(16)
危难之时话荆江	(17)
50万群众大转移	(22)
等待分洪的那个晚上	(30)
终于没有分洪	(46)
荆江大堤写忠诚	(49)
坚持、坚持、再坚持	(60)
第三章 生死簰洲湾	(62)
溃口夜,19勇士遇难	(62)
滔滔洪水中	(78)
第四章 洞庭湖壮歌	(88)
第一场胜利	(89)

安造垸决口之后	(91)
直面洪魔的“专家抢险队”	(94)
死守岳阳	(95)
麻塘之战	(100)
第五章 九江大决战	(103)
人间奇迹	(104)
亲历者如是说	(118)
一份正式报告	(144)
第六章 生命之舟	(153)
死亡线上亮起生命之光	(154)
500年一遇的大洪水子夜袭来	(159)
汪洋中的6条救命船	(162)
冲锋舟穿梭于街道巷口	(170)
天边,那燃烧的一簇圣火	(173)
波峰浪谷中	(174)
第七章 特种兵的风采	(178)
千军万马空中穿行	(178)
海军陆战队显神威	(183)
民航援军建奇功	(191)
第八章 我们的将军	(195)
大军区领导上大堤	(195)
副总理与军长荆江夜话	(206)
不完整的“清单”	(212)
第九章 松嫩击水	(217)
东进!东进	(217)
3万官兵云集哈尔滨	(221)
固守外贸大堤	(227)

水中“焦裕禄”	(230)
六战六捷	(232)
浴血大庆	(237)
第十章 草原“巴特尔”	(242)
“大胡子师长”堵决口	(243)
“解放军来了,我们有救了!”	(245)
“我们重要,大庆更重要!”	(247)
“巴特尔! 巴特尔!”	(249)
草原牧歌	(250)
第十一章 白沙滩突围	(254)
出师不利	(254)
一只在钢绳上晃动的鸡蛋	(257)
兵团白沙滩十昼夜	(262)
3000 官兵冲出重围	(274)
第十二章 皖江之魂	(278)
众志成城	(278)
抗洪钢铁战士	(282)
党和人民爱英雄	(289)
记住无名士兵	(295)
第十三章 泪洒江天	(298)
抗洪英雄背后的故事	(298)
烈士的父母们	(308)
悲情桂丹	(312)
真的好想你	(318)
远方亲人捎书来	(324)
第十四章 抗洪烈士“档案”	(329)
第十五章 洪水之后的思考	(353)

堤防建设令人堪忧	(354)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	(357)
人占了湖泊的地,水往何处去	(365)
我想说的话		乔林生(369)
记住这个夏天		程文胜(371)

1998年夏天的“三江”流域是洪水肆虐的区域；
1998年夏天的“三江”沿线是出生入死的前线；
1998年夏天的“三江”之战是惊天泣地的决战；
1998年夏天的“三江”凯歌是震惊世界的壮歌……

在记录这场规模空前的人与自然的殊死搏斗之前，让我们平心静气地俯瞰神州大地上那些熟悉而又突然变得陌生的河，并以长江为主，重新审视她们哺育中华民族的历史和荣光。

第一章 洪水来了

善如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以其不争，故天下莫与之争。

——庄子

母亲河发怒

江河奔流于大地，水雾弥漫于天空。自然界因为有了江河的润泽，才从真正意义上拥有了生机和活力。

古往今来，逐水而居的人们相信，生命诞生于水，也将还原于水。基于对水的强烈依赖，中华儿女更是笃信找寻到黄河、长江，便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园。人们循江河而居，或渔或耕，若即若离，即使是滔滔洪水一百次地吞噬了富庶的田地，一百次地毁灭了美丽的家园，洪水过后，人们还是一百零一次地聚集在江河周围，还是禁不住要一百零一次地赞美黄河、长江。

“黄河是父亲，长江是母亲”，这是我们中华儿女千百年来割舍不断的江河情结！

如今，曾经雄壮的黄河渐渐衰弱了，断流了，变成一条季节

河。而长江依然风采如故，依然奔流不息。无论是从江之源到宜昌的上游，还是自宜昌到湖口的中游，无论是从湖口到崇明岛的下游，还是跃入浩荡东海的一刹那，长江显示出的非凡气度总是会倾倒万千人心。

长江是一位永远孕育着生命的年轻母亲！

这条长达 6300 多公里，仅次于亚马逊河和尼罗河的世界第三大川，这条以径流模数达每公里每秒 17.6 公升位居世界第一的永不枯竭的母亲河，却开始于涓涓细流。



从空中看长江源头。

李夫摄

当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东雪山终于迎来盛夏的阳光，那些世纪冰川便如同在黑暗中沉默太久的孤独隐者，再也无法按捺寂寞的心情。她们敞开胸怀接纳金色的太阳，让凝固的水缓慢地融化，让凝固的时间开始流动。她们把奔腾的欲望浓缩进那些点点

滴滴的融雪里，促使它们滴水成溪，流动成河，让饱含着冰山之情的生命之水横贯整个国土。

这些雪域高原上跳跃的无数的水滴，一支支白练一样晃动的涓涓细流，这些非同寻常的冰清玉洁的水之灵，便是长江最初的萌动。

“江海之水善之下”，水一旦流动便有了生命，有了灵性。永续的流动，便是永续的生命。来自冰川的最初之水欢快地歌唱着，逐渐汇聚在一起，很快就变幻成沱沱河东西支流上翻涌的浪花。在葫芦湖附近接纳了江塔曲转向东流之后，几经周折，在囊极巴陇处，沱沱河与当曲河汇合成通天河。她们在海拔 4500 米以上的高原上舒缓地行走着，如同一群露着神秘微笑的孕妇。当她们走到曲麻莱与宜宾之间时，横断山北高南低的地势形成的巨大落差，突然改变了她们的容颜，她们开始咆哮奔腾于崇山峻岭之间，融化进金沙江水那拍击云崖的波涛之中。在不舍昼夜的滚滚东去中，在慷慨的接纳中，她们蓄集了更大的势能，那些从世纪冰川那里承接来的博大豪迈气势，得到不可遏止的张扬，并造化出举世闻名、风光旖旎的三峡。

出三峡，过南津，宽阔的江汉平原尽显于眼际。这时 800 里洞庭、数千年鄱阳如同两只巨大的手掌，无私地奉献出各自水系的流水，她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揽入胸怀，并再次显示出雍容华贵的仪态，款款而行，在沿途留下一幅幅沙洲芦荻，千帆点点，渔歌唱晚，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人间美景。

长江就这样一路行走，一路收容了沿途 700 多条河川，或飞流激浪直下三千尺，或逶迤蜿转九曲回肠，在沿江两岸创造出无数无与伦比的自然奇观和人文景观。她那不竭的生命之水，浇灌了近 4 亿亩耕地，哺育着 3.5 亿炎黄子孙，全国 40% 的粮食和棉花因此得以生长……她泽披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福及“湖广

熟，天下足”的两湖之间，滋润秀丽的苏皖大地，托举起富甲天下的长江三角洲。

然而，长江在哺育她的儿女时，也在不停地危害着她的儿女。

每当长江进入汛期，一旦暴雨连绵，人们便忧心如焚。当四川盆地的水汇聚三峡并一泄而出，当它与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的洪水相互拥挤，直奔长江中下游时，由于长江的河槽及沿岸的湖泊已经被支流的洪水充满，调蓄能力锐减，洪灾便迫在眉睫。尤其是荆江河段，江似悬河，高行人上，一旦溃堤，九死一生。翻开历史，便知道人们的这种忧虑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历史上的洪灾惨状不得不让人心有余悸。

从公元前 206 年汉朝兴到公元 1911 年清朝亡，长江发生洪灾 214 次，平均十年一次。值得一提的是，在元朝以前，平均 10 数年一次，明朝 9 年一次，清朝 5 年一次，民国时期 3 年一次。到 20 世纪 90 年代，几乎每年一次。

1931 年，长江暴发全流域大洪水，长江中下游几乎全部被淹，14.5 万人葬身鱼腹；1954 年，一场百年未遇的大水袭击了富饶的江淮大地，长江 60 多处决口，分流洪水 1023 亿立方米，江汉平原和岳阳、黄石、九江、安庆、芜湖等城市受淹，京广铁路中断 100 多天，3.3 万人罹难。事隔 36 年，百年一遇的特大洪灾再次袭击长江两岸，抗洪救灾的话题几乎成为 1991 年的代名词。1998 入汛以来暴发的这次洪水之大，水位之高，持续时间之长，更是历史罕见，迫使数百万军民奋战在千里长堤长达 70 多天之久。

长江就这样在给人们以舟楫之利、生命之水、衣食之需的同时，无穷无尽的水患又使她如同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于人们的头顶，不知何日落下！

俯瞰长江，真是爱也悠悠，恨也悠悠。

历史性的灾难

公元 1998 年 8 月 26 日，人民大会堂。

“我受朱镕基总理的委托，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当前全国抗洪抢险的情况。一，今年我国发生了历史罕见的洪水灾害……”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缓慢、低沉的声音回荡在大厅里。

这位当选不久的国家领导人面色显得十分凝重。他刚刚从抗洪抢险一线风尘仆仆地回来，他的脑海里还充满着洪水滔天的画面。作为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的最高负责人，他在报告灾情时的心情十分复杂。

这种复杂的心情也感染了电视机前的万千观众。的确，此时此刻，一方面，由于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百万军民团结奋战和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有改革开放 20 年来形成的强大物质技术基础及水利工程体系，抗洪抢险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无疑是值得欣慰，值得赞美的事情。另一方面，特大洪水毕竟给沿江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洪水居高不退，抗洪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更重要的是，洪水退去之后，等待我们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重要、太紧迫了。

情同此理，人同此心。

事实上，自 6 月份起，长江流域出现持续大范围强降雨过程时，防汛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了。当特大暴雨一次又一次地连续出现，即使再乐观的人，面对严峻的形势也不免神色紧

张起来。

6月12日至27日，江南大部分地区暴雨频繁，江西、湖南、安徽等地区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多1倍以上，江西北部多达2倍以上。

7月4日至25日，长江三峡地区、江西中北部、湖南西北部和其它沿江地区，降雨量比常年同期偏多5成至2倍。

7月末至8月中旬，长江上游、汉水流域、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北部、湖南西北部降雨量比往年同期多2至3倍。

长江流域经如此强大而普遍的3次降雨，发生洪灾已是不可避免。

1954年发生的长江全流域性大洪水所带来的灾难，让人至今仍唏嘘不已，它已不容争辩地成为人们比照洪灾的心理承受线。而7月份长江中下游主要水文观测站的洪量超过1954年，其中宜昌站1215亿立方米，比1954年多45亿立方米，汉口站1648亿立方米，比1954年多130亿立方米。

长江暴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全流域大洪水，已是不容回避的现实。

一向以冷静著称的气象和水利专家们再也冷静不下来了。因为受全球异常气候的影响，他们已经推断出大洪水迟早会暴发，但包括水利部长钮茂生也未能料到，这次洪水来得这么急、这么猛。

真正的历史罕见！

那么，说历史罕见，到底罕见在什么地方？

首先，它是全流域发生大洪水。除上游多次发生大洪水之外，鄱阳湖水系的信江、修河、饶河和抚河均超历史最高水位，洞庭湖水系的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多次发生大洪水，汉江、靖江等支流也多次发生较大洪水。

其次，干流支流洪水遭遇，洪峰叠加。在两湖先期水位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长江上游又多次发生洪水，与中下游洪水不断遭遇，洪水流量之大，触目惊心！

第三，水位高。长江干流宜昌以下河段全线超过警戒水位。沙市至螺山、武穴至九江 360 公里江段和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超过历史最高水位，特别是沙市江段水位一度高达 45.22 米。

第四，洪峰接连出现，高水位持续时间长。长江上游连续形成 8 次洪峰。长江中下游大部分江段超警戒水位两个多月，超历史最高水位的时间也已持续一个多月。

长江流域已是不堪重负，北方地区又起狂澜。先是十年九旱的内蒙闹起了水灾，绰尔河发生了 200 年一遇的大洪水；雅鲁河发生了超百年一遇的大洪水，霍林河发生了 200 年一遇的大洪水；接着，松花江、嫩江兴风作浪，3 次特大洪峰长驱直入，狂啸而下，齐齐哈尔、哈尔滨、大庆等重要城市纷纷告急。其来势之猛，持续时间之长，洪峰之高，流量之大，都超过历史最高记录。一道防线失守、二道防线失守的消息频频传来。

珠江流域的西江和福建闽江等江河也相继发生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

历史性的特大洪水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它给中华儿女带来了深重灾难。截至 8 月 22 日初步统计，全国共有 29 个省（区、市）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洪涝灾害，受灾面积 3.18 亿亩，成灾面积 1.96 亿亩，受灾人口 2.23 亿人，死亡 3004 人（其中长江流域 1320 人），倒塌房屋 497 万间，各地估报损失 1666 亿元。江西、湖南、湖北等省受灾最为严重。